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七千五百多名法轮功学员以集体大炼功、排字的方式拉开了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系列活动的序幕。在台北自由广场（原中正纪念堂）进行的集体炼功排字，场面壮观，充满法轮大法威严与慈悲的能量，天空晴朗清澈。

壮观场面震撼大陆游客

许多中国大陆的游客被几乎涵盖整个自由广场的壮观场面震撼，他们主动索取法轮功真相资料，拿起相机拍照留影。

一名五、六十岁的大陆游客，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几千人排字的场面很宏伟壮观，目前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来自大陆的任先生驻足良久赞叹说：“李洪志大师太厉害了，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你看他们可以坐那么久排字。”他有感而发表示，中共做了两个主要错事，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就是迫害法轮功。另一位大陆游客表示，许多人在香港得知有法轮功排字活动，就纷纷来台亲眼见

亚洲法会举行 集体大炼功场面壮观



证。他说，准备把真相带回大陆的人，估计有上百位。

台湾许多警察对法轮功相当了解和佩服，如此大型活动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虽然这里是博爱地区，总统府在旁，没有留守一位警察监督。

自由广场的游客们感到震惊，纷纷停下脚步观看整个活动，七八千人的活动进场时井然有序，没有人喧哗，很快地全部人员就定位，安静得让人感到肃敬，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

法轮大法的国家。位于大陆彼岸的台湾，目前成为继中国大陆之外修炼法轮大法人数最多的地区。

法会上，十八位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的法轮功学员，年幼的十一岁，最年长的八十岁，依序上台分享修炼大法的点点滴滴的修炼故事。

来自印度的Chitra提到，印度现在很多学校有定期炼功与学法，有很多人知道法轮功。她发现自己修炼心性提升后，在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和教功中，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心很平静不为所动。一次她到一所学校，向校长表示想在校内教功，校长高兴地安排了礼堂，那一场教功有一千名学生参加。

在中国大陆那端电话铃声响起，稚嫩的声音传来：

“叔叔您好，我是台湾的小学生，我要向您说一件重要的事情，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我帮您退党。”十一岁江昕儒纯真的心，每天都会打上十几通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电话。

位于台湾海拔二千多米的阿里山，有一群法轮功学员每天中午吃着冷馒头、简单的干粮，风雨无阻迎接中国人。在阿里山景点讲真相有半年时间的黄女士讲述了二年前的故事，因发生八八水灾，阻断阿里山道路，学员被困在山上十几天，他们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中国旅客听真相的路断了。◇



修炼境界美妙语难述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亚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台湾台大综合体育馆隆重举行，来自亚太、欧、美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八千多名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心性升华的心得体会。

自一九九二年法轮功（法轮大法）传世以来，至今已弘传至一百多个国家与地区。然而因中共迫害法轮功，导致有一亿修炼者的中国，反倒成了唯一无法公开学炼

一九九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大法修炼中，从此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身体改变的同时，我的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我知道了今后怎么样去做人了。

在哪里我都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工作认真负责，我一人的利润指标是几个人的利润总和。业务员利用给工厂放订单的便利条件，从中拿回扣，使公司利润减少、中饱私囊这种不正之风在外贸公司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可是我从来不贪一分钱。

随着大法的弘传，明白真相的世人无不感佩大法的美好。一天A厂长领来一人找我给他安排点活，他指着我说：做生意，只有法轮功不坑人。当要给我回扣的B厂长听到我说师父要求我们做事首先考虑别人时满眼的惊奇：十五六年了，你是第一个拒绝回扣的人，法轮功真是不一般啊！C厂长在招待税务局查帐人员的午餐会上认真地说：谁说法轮功不好，炼法轮功的人给工厂的加工费，一是一，二是二，没有水分，不图回报，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单凭这一点我就说法轮功好！

二零零一年十月份，我与日本客户签订了一个1.8万美金的出口6000套服装的合同，交货期为3个月。这是一种特殊面料制成的服装，客户告诉我，他已经失败了两次，损失惨重，这次希望我能帮他做成。

通常与工厂签订了合同后，我只负责验货，面料由

一九八零年，我的姑表姐五十岁时患有高血压病，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得了半身不遂，但自己还能走路。到了一九九八年时，病情加重了，话也说不了了，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

一九九九年我学了法轮功，也想让表姐的病能减轻一些，我怀着急切的心情给她送去了大法书和师父讲法录音带，求表姐夫帮她读书（表姐不识字），时间不长听姐夫说，表姐一个月精神好转了，说话也有了声音，只是咬字还不太清，全家人挺高兴的。过了一段时间，表姐有一天动不了了，但还能吃饭。又过了一个星期后，象睡觉一样就走了，没有任何痛苦。全家人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表姐已经病了十八年了。

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时，制造了所谓“1400例”抹黑法轮功。我表姐夫被叫到了北京电视台，在电视上按着记者已经编好的台词，不符合实际地诬蔑法轮功，说表姐是炼功炼死的。真实的情况是，表姐根本没有炼过法轮功，一个四肢不灵的瘫痪病人怎么能炼功呢？她只是听过师父的讲法录音而已。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公

我知道今后怎么样去做人了



工厂负责采购。交不了货，工厂负全部责任。两个月过后的一天，服装厂的厂长急三火四地跑来告诉我这个合同泡汤了：他原以为这是普通的涂层面料，没提前准备，到买面料时人家告诉他这种面料透气透湿达到300/500，目前国内生产水平达不到要求，都是靠从韩国进口，进口手续需2-3个月，价格还是我合同的4倍。

一个响雷打来，我真有点支撑不住。合同已签，难道我也要言而无信吗？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我哪没做好？怎么办？问题是我没有尽职尽责，过于依赖工厂，可我不能让合同烂在手里，让客户、公司、工厂损失。主意已定，我决定自己亲自找面料。

经人介绍得知，外地一家大公司曾给韩国加工过此面料。第二天我便直奔这家公司。真巧，上次给韩国加工面料剩的涂料，刚好够涂1万米布，也是韩国提供的，去掉损耗可以做6000多套服装，价格却是韩国进口的1/4。为赶交货期，这家公司积极配合交货；服装厂厂长也决定每天24小时倒班不停机，保证抢时间按时装船；更巧的是客户从日本打来长途电话，询问合同情况，为避免因时间仓促而出现意外，决定将信用证延期一个月。知情人无不称奇：竟如此的巧合。

只因为法轮大法太好，我才能有今天。中国有句话：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无以报答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我只想用切身的经历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

这个“1400例”是这样炮制的

操场到处可以听到法轮功的炼功音乐和师父的讲法录音，那些在路边公园听过大法音乐的过路人回家出了问题能说都是炼法轮功炼的吗？表姐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但她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听到了法轮大法，她自己也没什么遗憾了。中共的媒体就是这样用谎言来蒙蔽世人，栽赃迫害法轮功的。◇



清原县法院恶行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一年九月六日,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南口前镇耿家堡村法轮功学员郑洪英被恶人绑架。十一月十八日,清原县法院对郑洪英非法开庭,要把她关进监狱迫害。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郑洪英的十几名亲戚,包括远房亲戚法轮功学员王南方、关艳,去清原县法院打听情况,结果王南方和关艳被非法扣留至今。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多钟,郑洪英的十几名亲属到法院打听情况,才知道,郑洪英已经被秘密判刑。现在王南方被非法关在清原大沙沟看守所;关艳和陈淑华被非法关在抚顺市看守所。此次抓人是清原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公安局法制科警察共同所为。

郑洪英的亲属去法院的原因是:因为清原县法院于十一月十八日对郑洪英非法开庭时,清原检察院的公诉人李静在法庭所提供的证人的“证词”,作为证人李国华、赵晶夫妻不承认“证词”是他们写的,他们说是南口前镇派出所警察到他家把写好的“证词”让赵晶照着抄写一遍,并不知道让他们抄写“证词”有什么用?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被在中共邪党清原法院非法秘密判刑,亲属去法院打听情况被扣留。

曝光:辽宁省辽阳铧子监狱的残暴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自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功修炼团体,各监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工具,辽阳铧子监狱更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辽阳铧子监狱的迫害手段:强制灌食、毒打、强制洗脑、冷冻

二零零二年八月,大连法轮功学员曲连喜被非法判刑十年,被绑架到铧子监狱关押,曲连喜抵制迫害,绝食三个多月,遭到恶警李成新、许长海、桑孝光、王建军强制灌食。

二零零三年五、六月份,沈阳法轮功曲德仁因看大法书被犯人恶告到桑孝光那里,随后,桑孝光指使包永生、王兴伟、张恒权等四名犯人将曲德仁按倒在地迫害,造成曲德仁两颗牙齿脱落,满口是血。

二零零四年期间,辽阳铧子监狱成立了一个洗脑班,在三楼最里边一间小屋里,把窗户封闭起来,每次都是将一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此屋,强制坐板凳,除吃饭时间外,从早晨五点半一直坐到晚上十点。许长海、王建

辽宁本溪监狱酷刑折磨王虹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辽宁法轮功学员王虹(男,四十四岁)被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末,王虹被非法关押到本溪监狱。本溪监狱一监区管教大队长田勇安排八、九个犯人酷刑迫害王虹,直接动手迫害的有五、六个人。王虹目前仍被非法关押中。

强迫坐板凳

王虹被强行坐板凳。板凳面是用不到五厘米宽的两块地板条支起的六十度斜面的刃,王虹头上被迫顶着烟灰缸或者烟盒,上面放上燃着的香烟。若王虹坐不住,犯人就用后脚跟往王虹后心部位刨,每刨一下,王虹都有上不来气的感觉。

王虹若站起来不坐,一群犯人就上来打王虹,对着王虹前胸心脏部位打窝心拳,用脚踹王虹脚后跟,用一块复合地板往她的脖子后砍、往身上砍。王虹的身上、脖子后面出现了很深的血印,心口窝处有蛋黄大小的硬块,膝盖两侧有两块大硬包,一年多才消。

王虹当时就昏迷了,站起来,

又摔倒了几次。犯人还揪住王虹的头往墙上撞,眉角被撞破,血流不止。

寒冬浇冷水

在东北十二月的天气,恶人把监区淋浴室的门窗都打开,把王虹拉到淋浴间,全身扒光,浇凉水。边浇边扇扇子,用脚踩住王虹的脑袋,扬言说二小时一浇。直到王虹嘴唇变紫,缓过来,再浇。

不让睡觉、监控

恶人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王虹睡觉,不停地折磨王虹。直到现在二年多了,王虹的身体是浮肿的,腿上一按一个坑。

监狱的监控设备齐全,监狱办公楼还可以看到监控的情况下,邪党安排十来个犯人对没有任何罪错、手无寸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合法公民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报告政府却没有人管,而肇事者田勇还能“立功”。

王虹目前仍被非法关押中。他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声明当时在被迫害中所写的“四书”之类的东西全部作废。

军指使犯人徐建维、冯瑞对冯文忠、符绍铁、孙世海、华双玉、倪乃胜、刘群阁等进行恐怖威胁,以开玩笑的方式打人,半夜叫醒法轮功学员,要求他们观看诬蔑法轮功、诬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光盘。

辽阳铧子监狱的罪恶:酷刑、奴役劳动至少造成三人身亡

二零零二年八月,大连法轮功学员王景义被非法判刑五年(大约),关押到铧子监狱不到一个月,被迫害致死。参与迫害的恶警是:李成新、许长海、桑孝光、王建军。

二零零四年,以李成新为首的狱警们强迫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接受劳动改造,每天强行出工、强迫劳动。部份法轮功学员因拒绝参加劳动,被调往其它监区。二大队的刘群阁、范学军、三大队的曲连喜、任小北,四大队的连平、吕仁清等均遭到迫害。在三大队,恶警指使四名犯人抬着任小北出工,到劳动现场迫害。曲连喜经常遭到犯人毒打,被扒光衣服扔到水房(冬天),或强迫光脚踩在一百多度的熟料堆上。

在加拿大制造业的公司里（实际就是工厂），一般有半个小时的午饭时间。每到此时，公司里的中国人聚集在餐桌旁，谈天论地。虽说这是蓝领工作，但这里的中国人百分之百是本科毕业，研究生和博士也占一定比例。在谈论中国话题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华人在一起，总免不了有一番争论。

硕士生小刘来自农村，得知我炼法轮功后，一直没和我说话，甚至表情有些恶狠狠，话里话外地把我当成了“卖国贼”、“反华势力”。但我每次都和他善意地打招呼。他经常旁敲侧击地谈论应该如何爱国。一次他的爱国言论把博士小王惹急了，小王对他说：“你爱国，为什么不回中国去，在这里瞎扯。”

小刘急了，说：“我虽然没有回国报效祖国，但我在这里加班加点工作（在公司里，小刘经常为了多加班与人争吵），寄钱回去供我侄子上了大学，家里还盖了楼，我以我的努力，给国家节省了负担，这不就是爱国吗。每个人都象我一样，国家不就富

遥望那片土地



强了吗。”小王反驳说：“你一个堂堂物理研究生，飘洋过海，在这个生产线上机械地劳动，没日没夜的干，养你国内的亲属，为什么呀，根源你想过没有？”小刘憋得脸都红了，却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但终于有一天，在我多次把加班让给他后，他过来跟我说，“你确实是个好人，和别人真不一样。我能感受到，就是……善吧。”他接着说：“但我不理解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南海去闹事。”

我知道所谓“到中南海闹事”是指1999年的“四二五”。我告诉他，“法轮功教人向善，修炼人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于国于民都有好处。当天津的一个官办媒体刊登栽赃诋毁

法轮功的谎言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去澄清事实，却被警察无理抓捕、殴打；各地听到消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赶到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同修，同时要求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和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我们是在维护做好人的权利，也真是为了国家有个好的未来。就你来说，你身边好人多了你不高兴吗？但是共产党本性就那样，几十年来，迫害百姓没停过，‘四二五’当天就是警察以维持秩序为名，指挥着老实本份的法轮功学员把中南海‘围’起来了，又反过来诬蔑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转法轮》在1996年就被禁了。”

小刘说，“共产党就那样，你别惹它啊，你惹它干嘛！”

当我离开那个公司几年后，听说小刘家里盖的楼被中共政府人员强拆了。再见到小刘时，他苍老了许多，问起家里的事，他叹了口气：“唉，遥望那片土地，我只有心痛。”他眼圈红红的，强忍泪水。（文/方萍）◇

不利于自己生命的话一定慎言

中国有牙病的人非常多，有人说这是口无遮拦造成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受家庭的熏陶，我小时候就爱帮助别人，可由于能力有限，常常是答应人的事不能按时完成，妈妈就告诉我：“许愿得还愿，觉得自己完不成的事就不要答应人家，否则就成了撒谎，久了对自己不好。”我记住了妈妈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说话不算数的人很多，但也没看见有什么不好的事落到他们身上。直到两件事的发生，使我彻底理解了妈妈的话。

我有一个同事，在业务上是把好手，但他为了向上升，做过落井下石的事，当被问到头上时，他矢口否认：“我要干过这事，出门叫车撞死。”“出门叫车撞死”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说时还笑嘻嘻，结果他于1994年被车撞死了，头被揭了盖。同事们都傻了。

还有一件是杨姨家的事。杨姨跟自己的儿媳妇处不来，一次在拌嘴时，杨姨气恼地说了句：“……我三十吃饺子噎死。”大年三十这天，杨姨一家高高兴兴的，还按惯例在一个饺子里包了枚硬币，因为谁吃着有硬币的饺子，就象征谁这一年会顺利的。杨姨吃着吃着，一下咬着硬币了，她立刻大笑，不幸的是硬币卡住了气管，杨姨走了。红英姐（杨姨的女儿）是抹着眼泪跟我说这件事的：“我



要知道这样，哪能叫我妈说这话呀？！”

人说话有真、有假，可是上天把人的话都当真，因为天没有人的歪歪心眼儿。人在加入中共党、团、队时，都被要求把一生献给（邪）党。不论是否真心，上天都给记了帐。

法轮功学员修的是“真、善、忍”，不愿让灾难落在曾宣誓“把一生献给（邪）党”的无辜人身上，告诉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为了废掉那个人们曾许下的献命的愿，平安度过“天灭中共”之时。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千万不要啥也不信。◇